



道之殊勝紀實

◎ 劉忠隆

記得在民國 68 年（1979），當時後學已抽完籤，待服兵役，在家裡的木器加工廠幫忙，雖然零用金不多，生活上倒也安逸快樂。

依稀記得當年初夏的一個下午，二哥的朋友邀約二哥到他家茶敘，後學當時也興致勃勃地要一起前往，一來後學與這位朋友也熟識，二來順便去散心，看看漂亮的田園風光，一大片的筊白筍田，同時還可以去泡冷泉。

當時後學剛標到一會，花了五千元買了一台二手野狼機車，那時候青春年少，心態上是「蝦咪攏甬驚（台

語，什麼都不擔心害怕的意思）」，於是由後學載著二哥前往。

一番茶敘，賓主盡歡後，踏上歸程。機車一路由郊區進入市區，天空中飄下雨滴，由緩變急、由小漸大，當下兩人都未帶雨具，連帽子也沒帶（當時法令較寬鬆，還沒強制規定戴安全帽）。後學心裡著急，只想快點衝回家，免得淋成落湯雞。

當全力飆速時，遠遠看見一部機車要穿越車道橫向而來，後學隨即減速，卻見他又停了下來，作出禮讓動作，後學隨即再催油門加速前進。靠

近時，對方卻又突然往前，後學閃無可閃，「碰」地一聲巨響，後學飛了起來又落地，落地後一直往前翻滾，一直滾一直滾，也不知道滾了幾圈，再向前趴著滑行（動作就像打棒球撲壘的動作），當下後學只想快點爬起來，心中認為這撞擊的聲響一定會引起兩旁商家還有路人的圍觀，會很丟臉。

待站起來時一回頭，倒下的機車在約 30 ~ 40 公尺距離處，而後座的二哥拋飛在後學 8 至 10 步的距離外。

正當徬徨不知所措時，二哥走了過來說：「你有沒有怎樣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咦？！你這個骨頭怎麼陷進去了？」指著後學的鎖骨。

後學頓時覺得渾身不對勁，再也無法站立，路人打電話召來救護車，將我們兩人送醫。

進了醫院，經過一番檢查，發現後學右邊鎖骨斷裂，必須住院。

在病榻中得知與後學發生碰撞的「歐基桑（台語，對年長男性的稱呼）」毫髮無傷，機車前輪毀損，而後學二哥則輕微擦傷。

同年底，徵召令終於來了，後學就去服兵役了。在後學於新兵訓練中心結訓時，放假回家，讓家母最擔心的就是會被調到外島，所以在後學剛開始服兵役後，家母除了在自家先天中堂叩求外，又帶後學去各大廟宇參拜，務必保佑別調到外島。

結果後學回到部隊抽籤，抽到馬祖！但之後卻一直在基隆中繼基地待命，眼見一批批弟兄離開，我們這批卻毫無動靜；等了超過四個月，終於接獲命令前往花蓮報到。後雖然四處移防、演訓，最終還是在花蓮退伍。

據說後學退伍兩個月後，該部隊又移防回到了馬祖。

其次，大約在 30 年前，當時正值清明時節，後學與父親、兩位哥哥、二姊共乘一車從埔里到台中東勢掃墓。父親先帶我們到一間祀奉玄天上帝的廟宇參拜，稍事停留，再前往墓地。

當時約早上 11 點左右，因當天非假日，到達墓地，杳無一人，眼前雜草叢生，因久未下雨，一片黃澄澄，經過烈日烤灼，更顯枯乾無生氣；那些未倒伏的枯枝蔓草超過一人高，大部分的墳墓都被枯枝雜草遮掩。

好不容易找到了祖墳，一番整理後開始祭拜。燒紙錢時，開始颳風，只見一張半燃的金紙順著火勢，先是旋轉地向上，又被颳來的風帶離十數尺後落地，瞬間引燃了周圍的枯草；後學順手拿了掃把要去撲滅，一往火堆打下去，火卻由點變面地燃燒，範圍轉眼擴大數倍，加上風勢助長火勢，越發不可收拾！眼見火勢已越燒越大，而且朝著一條小路之隔的竹林延燒，而竹林旁就是荔枝園，所有人又驚恐又著急，生怕果園也付之一炬。

此時，父親當場跪了下來，二姊也跟著跪在地上，口中念念有詞；後學一會兒才意會過來，拉起他倆催促快逃，不逃可能來不及了。倉皇上了車，一路上驚魂未定，一邊再討論著要找公共電話亭打 119 報案，然而鄉間卻見不到傳統的公共電話，也找不到雜貨店可借電話。

後來決定先到表哥家再做打算，兩地距離不遠，片刻間就到了。車子停妥，表哥、表嫂已從三合院的家裡迎了出來，我們急忙告知剛才發生的事情，表哥說道：「沒事！若有事，一定可以聽見救火車的鳴笛聲，消防隊就在附近，放心好了！」

雖然表哥、表嫂再三安慰，我們心裡卻還是七上八下、忐忑不安，也無心好好地享用主人的盛情招待，用完餐後不久即告辭。

回程時，大家一致決定要再赴墓地察看災情如何。待到墓地一看之下，大家目瞪口呆，震驚脫口：「那耶安捏（台語，怎麼會這樣的意思）？」只見眼前燃燒的範圍就如同我們匆促離開時的範圍，約一個籃球場大，然而火已經完全熄滅，現場沒一丁點煙，也毫無一點水痕，火怎麼滅的？一團迷霧！

上述這幾個驚悚的奇遇，回想起來卻歷歷在目、令人心有餘悸。在當時只覺得奇怪，對於種種超出邏輯的現象也沒能體悟到什麼，覺得可能只是巧合或幸運。直到真正踏入道門，清口當愿後，才漸漸體悟到仙佛慈悲，藉相顯化來度我們兄弟，無奈當時愚痴又魯鈍，沒能悟到這一切都是仙佛在暗中庇佑。

在道場中，最常聽到講師提到：「三分誠心，就有七分感應。」現在後學在修辦道過程中，愈積極參與，就愈能感受到仙佛的慈悲助力。以前先父在世時，後學與兩位兄長總覺得

父親太迷信了，與現實脫節；時至今日，才能體會父親對道的堅定與至誠，否則後學所經歷的這些奇遇，結果可能就是大大的不同，命運也會跟著完全改觀。

另有一事，時間約在前年（2017）的初秋早上，地點位於彰化和美柯氏中堂，後學有幸參與辦道。約至8點半過後，陸陸續續有車子進出，都是在地前賢載來要求道的外籍勞工朋友，有印尼、菲律賓、泰國、越南等地的年輕人，乾道佔大多數。

當天求道人數不多，約有十來位，坤道只有三位，一如往常辦道的程序順利進行。乾道拜完換坤道時，當辦道上執禮喊：「坤新求道人就位。」操持學長唱名示意新求道人站在拜位前。

執禮又喊：「作揖，跪。」

當新求道人跪下時，只見其中一位坤道搖搖晃晃，雙手摸著自己的頭，只喊：「好痛！」接著就跪不住，往前傾倒，全身癱軟。

點傳師指示兩位陪壇坤道學長，一齊將她攙扶下去。這一幕讓在場者都面面相覷、驚訝不已，但辦道還是繼續進行，直到結束。

當天在用午餐時，有人還在談論早上辦道發生的插曲。更讓人驚訝的是，來支援辦道的黃坤源點傳師表示：「這一幕前一天就在我的夢境出現過了！」也難怪當時點傳師顯得老神在在、胸有成竹的樣子。

前輩告訴我們：「得道的要件——祖德、根基、佛緣，缺一不可。」然而像這種例子，就是講師說過的「業力阻擋」。

我們是何等幸運，能順利求得大道，但也非沒有背負業力，業力深淺誰又能知曉？一貫道弟子在土農工商各個職場打拼、在萬丈紅塵中翻滾，一個不小心就容易造業，前輩說過：「唯有愿力可以抵消業力，也唯有全力以赴地修辦道，度人成全，才能了愿了業，回鄉之路才能更為寬闊無阻。」

時光荏苒，匆匆數十載，歲月在指尖流逝，回想起過往，虛度過多少光陰，才了解到修道要趁早。後學僅以上述這些經歷與眾同修分享，俾使前賢們有些許啟示助益是幸。